

《湘军志》王闿运 撰 李沛诚 点校

《湘军志平议》郭振塘 撰 喻岳衡 点校

《续湘军志》朱德裳 撰 易祖洛 点校

《湘军记》王定安 撰 朱纯 点校

湘军史料四种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湖湘文库
甲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 长 蒋建国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凌沙 姜儒振 吴志宪 李友志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金则恭 朱有志 刘献华
钟志华 刘湘溶 彭国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李凌沙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曾鹏飞 毛良才 刘国瑛
陈壮军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朱汉民 曾主陶 黄楚芳
委 员 李建国 丁双平 汪 华 刘清华 黄一九
彭兆平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言

1851年1月11日，时为清代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洪秀全率众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开始了席卷半个中国、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随后突破清军围剿，出广西，入湖南，攻克道州、郴州，疾行北进，直逼湖南省会长沙。1852年（咸丰二年）八月，礼部侍郎曾国藩因丁母忧回湖南湘乡老家，不久，湖南巡抚张亮基传咸丰谕旨，命曾国藩协助湖南地方办理本省团练。于是，曾国藩组建湘军，与太平军激战十余年，最后曾国荃所部湘军攻陷天京。几个月后，到1864年（同治三年）十月二十日，幼天王洪福又在南昌被杀，至此历时十四年、纵横十六省的太平天国起义终告失败。湘军也由此而名声大震，但不久即被大量裁撤，留下的又参与镇压捻军等活动。

以古文名家的曾国藩，早就属意湘潭人王闿运撰写湘军史事，其后曾纪泽便把这事“一以属之”。王闿运字壬秋，尝自题所居曰“湘绮楼”，学者称湘绮先生。早年以文学知名，又期于通经致用，是晚清和民国初年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曾国藩办团练，组湘军，他曾数次请从军，终未成行，献策亦未被采用，曾礼遇他却不用他。因接触较多，他熟悉湘军将帅及其内部情况，于光绪三年五月开始撰写《湘军志》，至光绪七年闰七月在成都写成。王氏自负史才，《湘军志》写成后，自己颇为得意，他在致时人陈深之的信中说：“比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三国志》作者陈寿）、睨蔚宗（《后汉书》作者范曄）矣。”近人李肖聃在评《湘军

志》时说：“此志之作，始意欲追班书（班固著《汉书》），及其成功。多类范史（范晔《后汉书》）。然《筹饷篇》实师《平准书》，《营制》诸篇，多师太史《汉志》，才力所至，可抗古人。”这也是很高的评价。

2 然而当王闿运从成都携版返湘时，却遭到了曾国荃、郭嵩焘等人的围攻，曾国荃甚至要置他于死地，郭嵩焘兄弟则对书中某些细节叙述的疏略和失考之处，眉批评议达百数十条。原因是王氏在写作中秉承史家的“直笔”传统，引起了湘军将领们的不满。虽他也是站在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立场上，视太平军为寇，洪秀全为“僭号天王”，对湘军将帅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多有溢美之辞，但对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的挫折、失误，湘军将帅内部的矛盾、恩怨，特别是对曾国荃在攻陷天京后纵军劫掠与干没财物等事，都秉笔直书，无所隐讳。如在《筹饷篇》中叙曾国藩与沈葆楨的交恶，以至“二人腾章相诋，俱自劾求罢”。书中说湘军擅杀李秀成，“争指目曾国荃”；诸宿将欲告去，“人辄言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饷货尽入军中”；“左宗棠、沈葆楨每上奏，多镌讥江南军”。在《筹饷篇》中还说：“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是时曾国荃号有百顷田，于法当上户，榕不能问也。”简直就是将曾氏指目为一个蔑视国家法令的地方豪强。曾国荃向来为人强梁骄悍，打下天京后，认为赏不酬劳。于朝野对他和吉字营的指责积愤难消，又被开缺回籍，一腔怨气，满腹牢骚，诚如《湘军志》所说，“大功虽成，然军气愤郁惨沮矣”。而在这种时候，王氏所撰书竟然如此直书其短，真如火上加油，如何容得。湘绮慑于权势，不得不将雕版送郭嵩焘销毁。但不料四川很快又翻刻出版，曾国荃无可奈何，命其幕客王定安重撰《湘军记》，想借以抵消湘绮书的影响。

王定安，号鼎丞，湖北东湖（今宜昌市）人，曾国荃在《湘军记叙》中说：“鼎丞久从愚兄弟游，谙湘军战事，其所述者，非其所目睹，则其所习闻。”就是说书中所述皆真实可信。其文笔则是“叙事简贍，论断精严”、“伯仲于陈志（陈寿《三国志》）欧史（欧阳修《旧五代史》）之间”，这评价是够高的了。

《湘军记》文采不及《湘军志》，且粉饰过甚，多见于篇末的评论中。如在《围攻金陵下篇》中作者评论说：“曾公兄弟，以忧惧治军，鳃鳃焉审全局，规远势，不急旦夕之效，不为群议所摇。”《援广闽篇》说得更玄了，作者说：“昔民谣有曰：‘长发恶，逢僧灭。’世或以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当之；其后乃知僧者，曾人也。呜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把湘军的成功说成是天意。这种文字适合曾国荃的口味，但如果让乃兄见到，恐怕也不会同意，因为那样太张狂了，将引起朝廷的猜忌。

3

虽然如此，因王定安久历兵间，情况熟悉，叙事翔实，剪辑合理，仍不失为研究湘军的重要史料。

前面提到，郭嵩焘、郭崑焘兄弟对《湘军志》眉批评议甚多，后由郭崑焘之孙郭振墉加以笺补，汇为《湘军志平议》。书中所称“先侍郎公”即郭嵩焘，因他担任过兵部左侍郎；“先京卿公”，即郭崑焘。郭振墉字涵斋，湖南湘阴人。《平议》于郭嵩焘、王闾运身后出版。

到民国年间，湘潭人朱德裳又补作了一部《续湘军志》。朱氏字师晦，曾在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他对《湘军志》只记到湘军“平捻”，而未记其后左宗棠用兵西陲，振旅而归之功，感到不足，因而把湘军后一段经历补叙，名《续湘军志》。

以上四书，上世纪80年代初岳麓书社均已出版。其点校所依据的版本为：《湘军志》为光绪十一年长沙黼微斋本，并用成都

尊经书院初刻本及沪上活字本《湘军水陆战纪》对校，由李沛诚点校。《湘军志平议》的底本则是民国五年清闻山馆郭氏家刻本，补上了民国十年本附录的《节录先侍郎公致陈俊臣中丞书》及作者加的一些说明，由喻岳衡点校。《续湘军志》没有印行过，采用的是原清稿，由易祖洛点校。《湘军记》则用的是光绪十五年江南书局本，由朱纯点校。

四种书关系密切，《湖湘文库》现将其并为一册，并改正了原来的一些错误，合称《湘军史料》四种。由于各书的版本不同，书中人物的称呼并不一致，如太平军名将石达开，《湘军记》中作石达开，而《湘军志》中作石大开；湘军名将王鑫，《湘军记》中作王鑫，而《湘军志》中作王珍，为保持原貌，一仍其旧，不作统一处理。本书使用（ ）、〔 〕等校勘符号，（ ）内表示讹、衍、倒的文字，〔 〕内表示正、乙或补的文字。为了说明《湘军志》、《湘军志平议》和《湘军记》产生的原因与经过，特在《湘军志》之后附录了沈一士的《王闳运与湘军志》一文，以供参考。

本书《续湘军志》点校者易祖洛先生奉献出本志清稿，并以高龄从事点校，不幸今已谢世；《湘军记》点校者朱纯女士也不幸以积劳兼重疾不治，谨借此致以深切的怀念。

喻岳衡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目 录

湘军志

湖南防守篇第一	3
曾军篇第二	21
湖北篇第三	31
江西篇第四	46
曾军后篇第五	57
水师篇第六	74
浙江篇第七	91
江西后篇第八	102
临淮篇第九	107
援江西篇第十	114
援广西篇第十一	122
援贵州篇第十二	127
川陕篇第十三	138
平捻篇第十四	150
营制篇第十五	162
筹饷篇第十六	168
附录 王闳运与《湘军志》 徐一士	172

湘军志平议

	湘军志平议叙	193
	湖南防守篇第一	195
	曾军篇第二	230
	江西篇第四	243
	曾军后篇第五	244
	水师篇第六	246
2	浙江篇第七	248
	临淮篇第九	249
	援广西篇第十一	249
	援贵州篇第十二	250
	筹饷篇第十六	252
	湘军志平议后叙	257
	节录先侍郎公致陈俊臣中丞书	259

续湘军志

	平回前篇	265
	兵饷篇	284
	平回后篇	289
	还伊犁篇	313
	大事表	319
	人物表	322
	将领表	323

殉难表	325	目 录
回酋表	326	
夷酋表	327	
降回表	328	

湘军记

湘军记叙	331	3
自叙	333	
卷一 粤湘战守篇	338	
卷二 湖南防御篇	347	
卷三 规复湖北篇	358	
卷四 援守江西上篇	379	
卷五 援守江西下篇	395	
卷六 规复安徽篇	404	
卷七 绥辑淮甸篇	423	
卷八 围攻金陵上篇	437	
卷九 围攻金陵下篇	456	
卷十 谋苏篇	474	
卷十一 谋浙篇	493	
卷十二 援广闽篇	513	
卷十三 援川陕篇	527	
卷十四 平黔篇	541	
卷十五 平滇篇	559	
卷十六 平捻篇	577	
卷十七 平回上篇	598	

卷十八	平回下篇	624
卷十九	戡定西域篇	650
卷二十	水陆营制篇	673

湘 军 志

王闳运 撰

李沛诚 点校

湖南防守篇第一

自古言军势者，多侈言形胜要害积强弱之故，然其实非也。项羽缪言郴为天下上游；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国朝移行省于长沙，复汉国制，控扼十六大城。以苗防故，镇箠颇有精兵出征四方。至其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咸丰初元，巨寇洪秀全自全州出永、郴，围省城，掠舟洞庭，遂连破名省，天下莫能当。文宗忧之，诏湖南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方围城时，官吏仓皇，治军劣愈于武昌、安庆。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无他故，专灭洪寇之功耳。然而洪寇之盛，则亦由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后起偏师追而歼之，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

道光三十年五月庚戌，广西乱始上闻。其时，庆远、平乐、潯州在在劫掠，而名者陈亚贵。广东英德盗掠浚（光）〔洸〕，戕守备，走怀集，湖南始戒严。骆秉章为巡抚。九月，诏征镇箠兵二千诣梧州，从两广总督进征；起李星沅于长沙，授钦差大臣，专赴广西；又命秉章出境防剿。秉章奏：“省城居中，宜镇定，且飭边吏屯戍。”十二月，陈亚贵平，乃讨金田。

金田村者，浔州倚郭桂平县地，前史所称大藤峡也，其西则武宣、贵县。土、客民自来杂居相仇。奸民杨秀清利客豪资，说令求土民女为妾，又自至土家激挠之，因劝豪劫女，使相攻烧。众无所归，秀清则悉劫之以叛，有众数千，恶自倡乱，乃投金田，合于洪秀全。自明末西夷人以数算新法诧中国，因得布其袄教，愚民传奉，世代秘守，妇女尤惑之。秀全亦假以招诱，惧官吏讹索，遂拒险屯结。秀清至，自言通天语，秀全当为天兄。

咸丰元年，僭号“天王”，出掠旁县。广西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将万人，并前发诸军四千余人，围之大黄江。星沅、天爵不相下，奏请统帅。大学士塞尚阿帅二都统，将四千五百人驻湖南为声援。四月，诏塞尚阿代星沅。星沅薨，寇自武宣溃围，东北走象州。秉章奏言：“湖南防兵四千余，前诏提督余万清出境会攻，力不足。”命总督程裔采行边。六月，寇还武宣。八月，溃围，大破巴清德军，东走藤，北犯永安，陷之。余万清母丧，解官留营。九月，鲍起豹为提督，屯江华。

二年二月，永安寇溃围，直北趋阳朔，四总兵败死，遂围广西省城。余万清将千人往援，屯北门。三月，郴盗劫饷银，杀知州胡礼箴。四月，寇解广西省城围，东北陷兴安、全州。撤七千人追之，以和春将。壬寅，寇入湖南境，将趋永州；阻水，退走道州。余万清先还守道州城。总督驻衡州，闻寇，遽乘舟北走，万清亦弃城不守。乙巳，道州陷。巡抚委事总督，总督闻永州寇退，复还衡州。六月庚辰朔，塞尚阿移驻永州；合兵二万余人，围寇道州，檄鲍起豹还长沙。丁亥，寇分陷江华，杀知县刘兴桓。壬辰，陷永明。丁未，陷嘉禾。戊申，陷蓝山。七月己酉朔，陷桂阳州，知州李启诏走死。庚戌，陷郴州，杀知州孙恩保。诏罢骆秉章，逮治余万清，以罗绕典治军，长沙料兵唯二千余人，练

勇三千余人。巡抚张亮基未至，总督程裔采托衡防不来，秉章、绕典方议筑土城，禁讹言，未能谋兵事也。寇既陷郴，疑所往。己未，走永兴，杀知县温德宣，分党踞之，大军悉移永兴。萧朝贵者以胆譎自奋，谓群寇迟懦，独率千余党谋袭长沙，绕山道东北行百九十里，掠安仁。丙寅，陷之，北犯攸。丁卯，陷之，遂过醴陵。丙子，至省城南十里止。

城中料寇当从未、衡正道来，民走报寇至，怒其无公文，执将斩之。石马铺屯将尹培立，以潼关副将率陕西军千人仓卒拒战。陕军不惯稻食，所屯地无面，皆买之城中。军未朝食，相持一时许，皆溃散，培立死之，于是溃军或走城中。巡抚方巡城，乃遽还塞南门，然犹不知何军溃败，城外居民亦不知寇已至。萧朝贵设幕城南，有杨生者，误以为达官，上谒献策，朝贵颌之。俄而寇将至，怪问：“何人？”朝贵曰：“此杨先生，条程事者。”生觉，蒲伏幕后，逾山走。而寇望城东南隅高楼以为城楼，趋之则非门，返而南门塞，城中乘城分守矣。寇据郭外民居，不知所以攻，但发炮击城，炮丸及城中，街有卖浆者方食而碎其碗，城中大震。或议发城上大炮击之，或曰无炮台，必惊崩城垣，不可轻也。寇至之日，城中兵勇八千余，统将数百名，隶巡抚，巡抚不敢言节度。诸生及举贡各自请领百人或二十人，佐巡垛口，多诣罗绕典言事。布政使恒福内召，潘铎代之，未至署，司道周颢、张其仁等莫敢与兵饷大议，惟善化知县王葆生颇好言兵，诸大吏、将帅亦莫之问也。鲍起豹居城南楼，迎城隍神大像与对坐。张亮基已至宁乡界，闻警，还屯常德集兵。八月壬午，邓绍良将楚雄兵九百入屯南城，始发炮击外寇。潘铎至，步巡城中，令居民、商贾各安业无恐，城中被围七日，亦稍自定。诏夺塞尚阿、程裔采官，以徐广缙并代之，促向荣赴援。向荣自四月初称疾居桂林，